

守山閣叢書

子集

守山閣叢書

子集

續世說序

史書之傳信矣然浩博而難觀諸子百家之小說誠可悅目
往往或失之誣要而不煩信而可考其世說之題歟舊本分
纂前言以爲要覽略而未備爰有博雅君子微而增廣之此
續世說之所以作也學士孔君毅甫

平仲

囊括諸史派引羣

義疏剔繁辭揆敘名理釐爲十二卷可謂發史氏之英華便

學者之觀覽豈曰小補之哉惜其書成未及刊行轉相傳寫

不無烏焉成馬之弊今茲善本從義郎李君敏得之於前靖

守王君

長孺

相與鏤板而藏焉王親受於孔知其不謬李今

爲沅人徒有其本而所傳蓋未廣也紹興丁丑春雒陽王公

無染

濯

守沅之明年郡學鼎新人材益進嘗顧謂僚佐曰沅

爲郡僻遠史書尤不易備會史之要莫善於世說續又盡善也俄李氏以其書板來售卽加是正復命鐫刻以補其不足將俾人得其傳其利溥哉此書載言行美惡區以別之學者博古考類擇善而從去古人何必有間不但資談說而已然後知公措意豈苟然哉後之爲政者能謹其藏勿靳其傳是亦公之用心也三月初一日長沙秦果序

續世說卷第一

守山閣叢書 子部

宋孔平仲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德行

言語

德行

梁劉遵爲皇太子中庶子卒太子深悼惜之與其從兄孝儀
令曰賢從弟中庶孝友淳深立身貞固内含玉潤外表瀾清
言行相符終始如一文史該富琬炎爲心辭章博瞻原作該博據
南史元黃成采旣以鳴謙表性又以難進自居益者三友此
寔其人及宏道下邑未申善政而能使人結去思野多馴翟
此亦威鳳一羽足以驗其五德

梁明山賓性篤實嘗乏困貨所乘牛旣售錢乃謂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療差已久恐後脫發無容不相語買主遽追取錢處士阮孝緒聞之嘆曰此言足使還淳反朴激薄停澆矣梁庾域母好鶴唳域孜孜營求一旦雙鶴來下人以爲孝感子子輿亦有孝行父卒於蜀子輿奉喪歸至巴東灤瀕石瞿塘大灘秋水猶壯子輿撫心長號其夜五更水忽退減安流南下及度水壯如舊時人爲之語曰灤瀕如幙本不通瞿塘水退爲庾公

梁顧協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我願解身上襦與顧郎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

朱甄彬有行誼常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金五兩以手巾裹之彬送還寺庫寺僧以半與彬堅然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受遺金者邪

宋郭世通於山陰市物貨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歎以半與之世通委之而去

唐河間王孝恭次子晦私第有樓下臨酒肆其人嘗候晦言曰微賤之人雖禮所不及然家有長幼不欲外人窺之家迫明公之樓出入非便請從此辭晦卽日毀其樓

溫大雅改葬祖父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歲餘卒弟彥博官至端揆年六十四大有爲中書侍郎

陳叔達賜食於御前得蒲萄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致欲歸以遺母高祖喟然流涕曰卿有母可遺乎因賜物百段

霍王元軌高祖之第十四子魏徵與之言未嘗不自失也爲徐州刺史與處士劉元平爲布衣之交或問元平王之所長荅曰無長人問其故元平曰夫人有短所以見長至於霍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

太宗謂虞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詞五書翰

薛元敬與伯收族兄德音齊名時人謂之河東三鳳收爲長離德音爲鸞鸞元敬年最小爲鵷鵷天策府參軍兼記室時

房杜處腹心之寄深相友託元敬畏於權勢竟不至狎如晦
常云小記室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

崔仁師治青州逆獄愬坐魁首十餘人餘皆原免勅使至青
州更訊諸囚咸曰崔公仁恕皆無異詞又刑部以賊盜律反
逆緣坐兄弟沒官爲輕請改從死仁師駁議以爲父子天屬
兄弟同氣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顧何愛兄弟竟從仁
師之議

唐臨爲萬泉丞有輕囚十數人會春暮時雨臨令歸耕種與
之約令事已自歸令爭之臨曰請自當其罪令在假臨出囚
囚皆感恩貸至時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後爲大理卿高宗
親錄死囚前卿所斷者叫號稱冤臨所入者獨無言帝怪問

狀囚曰唐卿所斷旣非冤濫所以絕意爾帝歎曰爲獄者不當如此耶

張文瓘爲大理卿嘗有疾諸囚相與齋禱願其視事當時咸稱執法平恕上元二年文瓘拜侍中諸囚聞改官一時慟哭其感人心如此

徐有功爲蒲州司法吏人感其恩信相約曰若犯徐司法杖衆必斥罰之由是爭用命終於代滿不戮一人時周興嗣來俊臣用事有功爲理官以執改枉獄前後三經斷死而執志不渝酷吏爲之少衰時人比之于張焉或曰若獄官皆然刑措何遠

陸象先清淨寡慾不以細務介意言論高遠雅爲時賢所服

崔湜每謂人曰陸公加於人一等矣太平公主用事宰相岑
義蕭至忠崔湜咸傾附之唯象先孤立未嘗造請亦以免禍
狄仁傑爲并州法曹有同府法曹鄭崇質母老且病當使絕
域仁傑曰太夫人有疾而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乃詣
長史蘭仁基請代崇質行時仁基與司馬李孝廉不協因謂
曰吾等獨無愧耶相待如賓後爲平章事則天謂曰卿在汝
南時有譖卿者欲知其人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
改之陛下明臣無過臣之幸也不願知譖者則天歎息
杜暹弱冠便自誓不受親友贈遺以終其身及卒尙書省及
故吏賻贈者其子孝友遵其素約皆拒而不受
權皐爲安祿山從事察祿山有異志欲潛去又慮禍及老母

天寶十四年祿山使臯獻戎俘于京師過福昌福昌尉仲暮
臯妹婿也密以計約之比至河陽詐以疾亟召暮暮至臯示
已暗瞪暮而瞑暮乃勉哀而哭手自含襲旣逸臯而葬其棺
人無知者從吏以詔書還臯母初不知聞臯之死慟哭傷行
路祿山不疑其詐死許其母歸臯時微服匿跡候母於淇門
旣得侍其母乃奉母晝夜南去及渡江祿山已反矣由是名
聞天下其子德輿爲相

涇師作亂駕幸奉天兵部侍郎劉迺臥疾在私第賊泚遣使
以甘言誘之迺稱疾篤又令其僞宰相蔣鎮日來招誘迺託
瘴疾炙灼徧身鎮再至知不可劫脅歎息曰鎮亦嘗忝列曹
郎苟不能死以至於斯寧以自辱羶腥復欲汙穢賢哲乎歛

獻而退迺聞駕再幸梁州搏膺呼天絕食而卒

淮西之師汴帥韓宏驕矜倔強常倚賊勢索朝廷姑息惡李
光顏力戰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舉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
教以歌舞絃筦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
數百乃命使者送遺光顏冀光顏一見悅惑

。原作惑惑
據舊唐書改

而

怠於軍政也使使者卽賁書先造光顏壘曰本使令公憂公暴
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光顏曰今日已暮明旦納焉
詰朝光顏乃大宴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
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顏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顏
離家室久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顏受國家恩深
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棄妻子蹈白刃光

顏柰何獨以女色爲樂言訖泣涕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
激流涕乃厚以縑帛酬其來使俾領其妓自席上而迴自此
兵衆彌加激勵

柳公綽丁母崔夫人之喪三年不沐浴事繼母薛氏三十年
姻戚不知公綽非薛氏所生

柳仲郢爲牛僧孺辟客李德裕知其無私奏爲京兆尹仲郢
謝曰自不期太尉恩獎及此仰報盛德敢不如奇章公門館
德裕不以爲嫌仲郢常感德裕之知大中朝李氏無祿仕者
仲郢領鹽鐵時德裕兄子從質爲推官知蘇州院事令以祿
利贍南宅令狐綯爲宰相不悅仲郢與綯書曰任安不去常
自愧於昔人吳詠自我亦何施於今日李太尉受責旣久其

家已空遂絕蒸嘗誠增痛惻綯深歎與從質正員官

徐晦爲楊憑所薦憑貶臨賀尉交親無敢祖送者晦送至藍田時權德輿爲相與憑交分最深聞晦之行謂晦曰無乃爲累乎晦曰布衣受楊公之眷方茲流播何忍不送如相公它日爲奸邪所譖失意於外晦安得與相公輕別德輿稱之於朝中丞李夷簡請晦爲監察曰聞公送楊臨賀肯負國乎任迪簡爲李景略判官性厚重嘗有軍晏行酒者誤以醯進迪簡以景略性嚴勉爲盡之歸而嘔血軍士聞之泣下及景略卒軍士皆曰判官仁者奉以爲帥

王義方坐與刑部尙書張亮交通貶儋州吉安丞貞觀二十三年改洹水丞時張亮兄子皎配流在崖州來依義方而卒

臨終託以妻子及致屍還鄉義方與皎妻自誓於海神使奴負柩令皎妻抱其赤子乘義方之馬徒步而還先之原武葬皎白告張亮送皎妻子歸家乃之洹水

元德秀字紫芝以不及親在而娶終身不婚曰兄有子以祀先人矣先是兄子無乳媼德秀自乳之數日湏流兄子能食乃止其後兄子婚娶以家貧無以爲禮求爲魯山令以誠信化秩滿結廬陸渾山有長往之志屬歲飢庖厨不爨彈琴讀書怡然自得房琯每見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及卒門人相與謚爲文行先生

元德秀爲魯山令有盜繫獄會縣界有虎暴盜請殺虎贖罪德秀許之胥吏爭曰盜詭計苟免擅放官司囚恐爲累也德

秀曰吾不欲負約如有累吾自當之卽破械出之明日盜負虎而還

後唐刑部侍郎鄭韜光字龍府自襁褓迨于懸車凡事十一君越七十載所在無官謗無私過三持使節不辱君命士無賢不肖皆恭已接納晚年背偃時人咸曰鄭偃不迂平生交友之中無怨隙親族之間無愛憎恬和自如性尙平簡及致政歸洛甚愜終焉之志卒年八十

後唐趙光逢幼嗜墳典動守規檢人目爲玉界尺弟光允爲平章事時謁問於私第語及政事它日光逢署其戶曰請不言中書事清淨寡欲端默如此光逢兩登廊廟四退邱園百行五常不欺暗室搢紳咸仰以爲名教主